

年

卷

期

4

2

第

第

民族詩壇

右任

· 第二輯 · 第四卷 ·

(總第十二輯)

目 要

抗戰曲辭	開發西南歌	楚庭書風(續)	膏渥屠撫談(一)	散曲作法(上)	讀天燈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古直等	許公武	李仙根	何若	盧前	王玉章

員 族 詩 壇



獨 主 出 版 社

民族詩壇第四卷第二輯（總第二十輯）目錄

讀天燈記

散曲作法（上）

王孟章
盧前

詩錄

于右任

六首

太虛

二首

葉恭綽

一首

李元鼎

十七首

賈景德

一首

胡毅生

六首

曹纘衡

六首

許崇灝

三首

光昇

一首

周鍾嶽

一首

李芋齋

八首

郭沫若

一首

朱植之

六首

吳逸志

十一首

盧天白

二首

目

錄

民 族 詩 壇

晉滬居燕譚(續)

楚庭春風(續)

詞 錄

賀東家

王去病

朱太守

阿 蓮

曲 錄

郭竹香

新 體 詩 錄

鐵 證

開發西南歌

抗 戰 曲 辭

三首

三首

一首

一首

十一首

九首

三首

一首

一首

二

李仙根

李仙根

許伯英

胡伯英

殷芷沅

果 玲

陳樹棠

何 香

李仙根

李仙根

許伯英

胡伯英

殷芷沅

果 玲

陳樹棠

盧 森

許公武

古直等

古直等

讀天燈記

王玉章

此書乾隆庚寅冬日新鐫，青素堂藏版，首列楚門張鵬序，上中下三卷，每半頁九行，行二十四字，寶白雙行小字，爲吳趨石琰恂齋撰，恂齋淹貫經史，于元、白、溫、李之詩，歐、蘇、黃、秦之詞，董解元北曲，以及九宮十三調，靡不綜覽。生平所著曲，不下二十種，著稱者五本，此記其一也。

全書三十八齣，扮演楊鈞、封鳳簫事。鈞父乾，官都察院左堂，甚清廉。中極殿大學士封雷尙勢傾朝野，而懼乾劾奏，乃命冢子兵部尙書加奎作伐，以季女鳳簫妻鈞，藉舒夙嫌，乾無奈，以珍珠鳳碧玉環報聘。未幾，乾暴病卒，鈞奉母返籍，貧甚，雷尙欲負約，令健僕李千挾鈞詣府，逼寫休契，並閉萬花樓中，欲害之，爲封太君盛氏所救。雷尙次子郡馬加進，亦不直父行，亟遣其正室劉定金郡主回家，力爭舊盟。其時加進側室賽花公主奉命討閩邊疏寇，過其地，盛氏郡主詭言鳳簫至賽花處閱兵解悶，實卽與鈞行合卺禮也。雷尙無如何，悻悻而已。胡文若員外，年過古稀，家資鉅萬，而無嗣，乃螟蛉一子，延鈞課讀。文若旣斷絃，納少女金月娥爲妾，久不育，族人爭爲嗣，久若計無所出，書「欲度人間種」五字，遣月娥私奔鈞館，鈞書「恐驚天上神」五字嚴拒，文昌星梓潼帝君感其

德，嚙錫天燈二盞，餐夜導路，爲異日占熬之兆，亦此書命名之所由。周三者，家貧畏母，嚙其婦薛氏於錢老客以殮，鈞爲離書，帝君撤燈以德。及歸，風簫見無燈前導，知有變，規夫赴周三家毀券，並邀文若償金於老客，事遂寢。鈞既得魁，衣錦回籍，加進往賀，雷尙亦具畜田金釵，登門謝過，於是兩家復好如初，全書情節，大率類是。

今檢全書套式，以譜律論，殊嫌疎漏，如宴計齣僅用梁州序兩支、節節高一支，卽聯尾曲；議櫻齣用北粉蝶兒、南泣顏回、北石榴花、上小樓犯、疊字兒犯，却聯南尾；又合兵齣用北醉花陰、南畫眉序、北喜遷鶯、南畫眉序，便算一套；擒蠻齣用北出隊子、南雙聲子、北刮地風、南滴溜子、北水仙子、煞尾，亦算一套；實割裂成式，強分齣目，乖律極矣。他如賜燈齣，生丑合唱北煞尾；出兵齣，衆合唱北紫花兒序；籬會齣，生唱縷縷金，且唱越恁好；凡此皆君子之過，安可輕恕，此其一。劇中一色數演者屢見不一見，如生扮文昌，又扮封加進；小生扮楊鈞，又扮男兵；小旦扮鳳簫，又扮賽花；外扮楊乾，又扮探訪神；世扮金月娥，又扮宣令官；旦扮朱氏，又扮薛氏，又扮劉郡主；此類謬處，由讀者方面而論，似嫌頭緒紛繁，令人目眩。由優伶方面言之，頗有勞逸不均之感，亦屬賢者之過，此又其一。至於用韻之雜，如「真文」與「庚亭」、「侵尋」相混，「干寒」與「桓歡」、「天田」、「廉纖」雜出，原沿明賢陋習，不足深究，而二十一齣，「魚模」竟與「歌羅」合用，更覺咄咄怪事。且各齣無下場詩，尤不合傳奇體例。此僅就譜律配色之違

失而言也，若論其抽毫遺詞，誠能高人一等，除南詞外，運用北套，有足多者，如十五齣寄生草云：「德少文無色，文兼德始昌。幾曾見好花枝，無蒂從空放？美醜關，少糯憑虛醜？淨琉璃，沒炬能生亮。俺要學醫家內外各分科，當不得究根源彼此難分謗。」又十九齣酒美酒帶太平令云：「他那里肆無良，悔玉環把前盟輕拆散。恃勢欺人，懦辱。俺只恐昧初心負彩鸞，初不願死和生甘心侵犯。寫休書連理中斷，拆鸞鳳曷勝悽惋！受相摧威權堪憐，學織毫氣吞河漢！纔得個心寬意寬，這其間纔不失英雄氣岸。」元氣淋漓，渾灑自如，的是當行之作，吾將爲之三折肱焉！

二十
六齣

合兵

生丑男兵老貼女兵
旦郡主小旦公主上

〔紅納襖〕逞干戈，奮長驅，戰九垓。按奇門，論陰符，列下連環寨。鬧，驥，振軍容，似虎豹。密札札，七層圍，鐵桶排。試看取，女由基，敢爭鋒，顯將才。女將軍，賽天神，臨凡界。奴本是簪珥英雄慣戰能征也，笑爾蠻酋實蠢呆。（小旦）俺 賽花公主是也，只因琉球作亂，皇上命我出師剿寇，特選劉定金姐姐前來助戰。郡主，此番出戰，怎生可獲全勝？（旦）郡主久聞李化龍本事高強，戰無不勝，若要勝他，須用埋伏之計；奴當伏兵山場，公主，你可引大軍詐取伴輪，誘他深入，奴當截住後路，你可還兵復戰，兩下夾攻，定獲全勝。（小旦）郡主之計甚善，可引兵先去伏于山場，絕其歸路。（旦）軍士們，就此發兵前去。（衆應下）（小旦）

〔北醉花陰〕橫拴着綉帶絲蠻，緊扣牢整雲環。修目不掃，騎一匹胭脂赤兔逞咆哮。燦明明刀鋒閃爍，掛干將，除強暴！任他兵擁勢如潮，怎俺奮天驅，奉天討。軍士們，隨我前往索戰者。（下）（外末扮小番，付扮將上，合）

〔南畫眉序〕殺氣上冲霄，兵勢加增志氣驕。看馬驅直揭，撼地山搖！跨追風，吾敢當先。好城垣，靴尖踢倒。（付）俺乃琉球國王駕前大元帥，江飛李化龍是也，自從前兵以來，攻打福建一帶地方，一路上長驅直入，勢如破竹。目下聞乃朝廷，差遣賽花公主前來交戰，我想巧加進遣廚好生福氣，一個則千歲得郡主，一個高麗國的公主，何等富貴，何等嬌姿，輪流取樂，好不受用。我今日與賽花公主交戰，若然擒住了他，求狼主賜我為妻，成其樂事，豈不快哉！方才小校來報，南朝兵馬將已相近，不免稟知狼主，好整頓軍兵，前往廝殺。小番們，隨我見狼主去者。干戈動地如雷電，秋風捲簾吹毛。（下，眾引小旦上）

〔喜遷鶯〕小蠻夷向烏江絕道，向烏江絕道。好頭顱命喪弓刀，梟也麼梟，則叫你魂飛魄落，遇着俺劫煞罡星命合遭。他恃着軍威耀，氣轟轟，急煎煎，如狼似豹。一會價甲棄矛拋。（下，眾下，小番引淨，付上）（淨）俺乃琉球國王尙巴志是也，自從挑選精兵，從沿海一帶地方攻打福建等處，奪得好幾座城池。今聞南朝皇帝遣賽花公主前來交戰，李化龍，你盡力，們擒得賽花公主，自有重賞。（付）臣不望重賞，若擒得賽花，望狼主賜我為妻，是我平生願足。（淨）你若果能擒得賽花，賜你為妻便了。（付）多謝狼王。（淨）你領前隊先行，孤當在後接應，留不拉花在此守寨去了。（付）小番們，就此發兵前去。（眾下，眾引小旦上）（小旦）俺賽花公主，同劉定命姐姐定

下埋伏之計，爲首領兵，往挑戰。那李伏英出場，說：「作帳，請他深入險地，然後伏兵齊起，前後夾攻，管一賊寇可擒。軍士們，齊心奮力，殺上前去者。」（衆引付上）「又者何人？」（小旦）「俺乃督師大元帥賽花公主是也，獻將通名！」（付）「俺乃江魏李化龍是也。賽花，俺看你姘媳婦妙，這個仗那里打得來，不如投順了俺，和你做對夫妻罷！」（小旦）「咳！休得胡說！俺就殺了你。」（付）「只要與我樂一樂，就饒你不妨。這叫做獎殺！獎殺！」（小旦）「胡說！槍。」（殺介，小旦取下，付笑介）「你看賽花做我不過，已經敗陣而逃。小番們，追上前去者。」（衆下，衆引小旦上）「呀！好一場實殺也。」

〔南齊眉序〕萬騎結連鑣。執鎗操戈殺氣豪。效平蠻七縱，計出謀高。掩三辰，疾走脚放。閃鳴鴻，軍容靜悄。俺用誘敵之計，已引李化龍深入軍圍，不見且戰且走，引他至埋伏之處者。（合）「一聲喊，吶這山坳，試看雲奔電掃！」

二十 擒蠻

外末引
付上

「俺李化龍和賽花公主交戰，幸已戰勝，但不要被他走了，今夜好拿回營中，酒樂受用，不免採忙追上者。」（生丑男兵引小旦上）「李化龍，你還敢與我麼？」（合慶）「（付）我的姘奴，方才鬥我不過，已逃走了，還敢再來交戰，不如讓下了馬，和你對天一拜，同我回營，方夜成其樂事。阿阿！」（小旦）「休得胡說！」（衆介，小旦跪，付追下，小旦復上）「休趕！休趕！」

〔北出隊子〕休則管過難誇耀，險些兒覺損了小蠻腰。急騰蹄追風偏向路蹣跚，見多少林木荒岩曲徑迢。你看李化龍恃勇當先，已入我重圍之中，郡主，你好妙計也。望前軍，似鬆

電風雷猛似鴉。(付上)我的姣姣走往那里去？(戰介，小旦敗，付追下，老貼女兵引旦上，合)

【南雙聲子】瘡痍掃，瘡痍掃。烽火靖，民安樂。金鑿敵，金鑿敵。方才見個已過過山場，軍士們，還等調。俺約定金和公主定下埋伏之計，藏兵出場。在此等候李化龍。方才見個已過過山場，軍士們，還等伏兵齊出，截住後路，不容一人走漏。我和公主前後夾攻，好協力擒取此賊者。齊拜表，廣歌早。道洪恩錫與，共沐封褒。(付追，小旦上，戰，小旦敗下)(旦)滿江飛賊寇兵者，你到此還不下馬受縛，更待何時？(付笑介)殺了半日，又殺出一位姣姣來了。想是我桃花星照命。一戰照得姣姣。請歸小寨，成其樂事如何？(旦)你還不知老娘的利害哩，死在頭上，尚且不知，看刀！(戰介，小旦上助戰，付敗，二旦追下，付復上)二位娘娘，饒了俺的狗命罷！

【北刮地風】噯呀！殺得俺鼠竄狼奔魂欲消，辨不出南北低高。怕做了老曹瞞，錯入華容道。亂紛紛，鎧甲齊拋。軍聲飛，那戰馬兒嘶喊咆哮。嘆英雄一旦逢強暴，兵和將盡填溝壑，盼家國阻絕洪波灑。進難前，退沒逃！進難前，退沒逃！(旦、小旦上，合戰，付倒介)(旦、小旦)綁了，打入囚車者。(付)中了他美人之計了！(推下)(旦、小旦)眾將軍，與我乘勝追斬，不得有違。(外引淨上，戰，淨敗，二旦追下，外引末不拉花上)

【南滴溜子】聞傳報，聞傳報，軍兵盡消。賊旗鎗，賊旗鎗，願塗肝腦。俺乃琉球國相不拉花是也，聞知前鋒失利，爲此急急起兵，前來接應。迅雷兵，行詭道，旗旛齊招展，援兵須早。救護鋤強，只在這遭。(下，淨上)殺賊了，殺賊了。不料蠻婆這等利害！元帥李化龍兵敗

被擒，番兵盡喪。此番人意，挫盡銳氣矣。

〔北水仙子〕俺俺俺，心胆搖，狠狠，狠南兵把窮寇緊追著。痛痛痛，痛元戎生擒活捉牢。嘆嘆嘆，嘆兒郎似雲散冰消。苦苦苦，可惜了長驅略地好功勞，倒做了功虧一簣千秋笑。做做做，做了烏江絕渡洪波渺。這這這，這的是天不佑吾曹。（內鳴金鼓介）呀！不知何處又有兵馬來，俺俺巴志今番死也。（外一卒引末上）原來是大王敗兵到此，元帥怎麼樣了？（淨）元帥兵敗被擒，俺冒死殺出重圍，快些下海船逃回本國去罷。（末）海濱非風不行，無風怎得過去？（淨）前有大海，後有追兵，與其束手就縛，不如自刎了罷。（末奪劍介）大王休說，事急輕生，乃係末著，臣當日願勸大王請封，這都是元帥自恃其勇所致；且今之計，莫若備下降書，早修貢獻，或看得以脫身歸國，亦未可定。（淨）今當危急之秋，誰肯捨命前去？（末）食君之祿，分君之憂，自當是微臣前去。

〔煞尾〕望中原雲樹生煙渺，嘆英雄血淚空拋，再休想立馬吳山看花好。

民
族
詩
壇

散曲作法（上）

盧前

「散曲」現在還可以寫作麼？有人問我，很乾脆的我回答道：「可以！」爲什麼呢？理由有二：（一）「散曲」雖然是一種舊體，但不像詩與詞那樣被前人寫盡了，各方面都達到頂點。散曲還是一片荒蕪的田地，還可以開發。（二）散曲的性德，比較任何體裁，活潑，有生命，又利用口語。要寫我們這時代的事物，在舊體中祇有「散曲」相宜。此處我可舉幾個例：

「醉太平」查戶口曾經十日，賣捐章又是三朝。別人家國慶我遊遨，沒來由好笑！這一週歡迎慶祝拋荒掉，那一週遊行開會成虛耗，下一週有無意外不能包。一學期快了！——嘲放假

「寄生草」靈耿耿千年恨，血滴滴一片沙。誓盟啊從今切齒心頭掛，責任啊吾儕後死甯寬假，主義啊饒他帝國何須怕！說什麼推翻打倒總非難，只我這空拳赤手如何下！——沙基死難烈士弔詞

「寄生草」那里我吳淞岸，那里我黃浦灘，熱騰騰喫不盡的洋人飯，冷颼颼帶不了的

公堂案，亂紛紛造不迭的糊塗蛋。享文明從來只道自家榮，問心肝却大家一例的何會辨！——滬上有感

以上三首，皆任中敏先生在民國十四五年間作的。當時的學校、國事、社會都可以從這三首曲中反映出來。便隨手引用新的詞語，在曲中也不覺着刺眼。豈不是因爲曲體特有這種「融和量」，與詩或詞不同！此處，我更可舉此次戰後的作品爲例：

【山坡羊】憂愁風雨，迷離雲樹，流亡不盡艱難路。寇何如？寇何如？中原春色還如故。神聖戰爭當共負！興，天定助。亡，人自取！——神聖戰爭

【殿前歡】噪昏鴉，中原滿地逞胡爺。沿江各口窺胡馬。切莫嗟呀！看神州放異花，一戰收功也！把血史爭圖畫。更高呼中華萬歲，萬歲中華！——題全面抗戰畫史

【人月圓】雲垂四野鵑聲亂，夢繞戰場還。鄱陽湖上，風陵渡口，大別山邊。（么滿）文人嘔血，將軍效命，計已經年。盧溝橋畔，春申浦外，戲馬臺前！——陰雨連日此情冀野庚由知之也

【撥不斷】告同胞，都知道：今年戰事應全好。入寇胡兒馬不驕，中興祖國天方曉。反攻時到！

信今年，真往年。今年國運應全轉，運轉人人唱凱旋，凱旋世世無邊患。但無忘國家多難！——祝民國二十八年二首

這五首是于右任先生作的。假使我們用新體分行排列，不標明牌調，誰又能說是曲體，還是新體詩呢！所以說曲體現在還可以寫作，一面注入新的生命，一面也是創新體的一種輔導。

以往各體，尤其是詞，只能抒情、寫景，不宜於記事。曲體却是記敘、抒寫都可以。譬如詞一經敘事，就覺得義止於事，不免淺顯直率，沒有言外之意了。不如融情化景，意味深厚。因此又不便於發議論。曲却不如此。詩詞往往宜寫悲情，所謂「歡愉之詞難工，愁苦之詞易好」。尤其詞，有了「意內言外」的限制，如果寫歡樂，言外便沒有什麼意思。縱然技巧純熟的人，寫這等頌騰揄揚的話，體韻勉強說得過去，但早傷氣格，毫無供讀者咀嚼與尋繹的餘地了。曲又不然，只要得機趣，無論言歡誌喜，可以成文。我們看元代的曲家，大抵是樂天的人，雖在危苦的環境，頹唐的心理中，仍放曠的，說有與會的話。滿紙豪情，令人神旺。孫麟趾說：「牛鬼蛇神，詩中不忌，詞則大忌」。曲則不但不忌，且大不忌。便是詩雖不忌俗，却要純。曲則不純也可。因為作曲的動機、方法、作用種種，一任自然，不管局面，雅俗並包。我們看元人曲中有「王大姐浴房中吃打」、「大桌上睡覺」、「穿破靴」、「長毛小狗」、「右手三指」，這許多題目，我們可想見曲的內容是如何的複雜了。既然如此不避俗，不妨雜，自然也可以諧謔並作。詩詞却只有一副莊嚴的面孔，要端謹嚴密的。最忌的是打油俳諧，或者纖巧油滑。曲在初創時，本屬一種

遊戲文字，填人民間流傳的音調，茶餘酒後，以資笑樂。既不是廟堂的樂章，又無所謂國風的比興。胡侍說：「元代曲家皆終其身，沈抑下僚，鬱鬱不得志者，激而憤世，放而玩世」。皆沈抑下僚這句話未必正確。他們借着當時所謂不關緊要的曲體，來供喜笑怒罵，嘲譏戲謔，確是事實。因為無傳世之心，所以能活潑天真，反而盡是有生命的作品。綜合說來，曲的特色是：（一）能抒情、敘事、寫景，也能發議論。（二）能寫悲情，也能寫歡樂。（三）能雅能俗，也能純能雜。（四）宜莊宜諧。

同時，曲與詩詞一例，在同中有異。（一）從地理的關係說來，有南與北的分別。從「魔合羅」、「呆骨朵」，許多牌調名稱看，便知好是由蒙古傳入中土的。近來我從榮耀宸先生研究蒙古詩，知道蒙古本來有詩曲二體，元代的北曲不盡出於宋詞，也有蒙古的成品，蒙古謠曲也有加襯字的方法，可見初期的北曲來源甚雜。當時作家，色目人甚多，大都（今北平）更是人才淵藪。後來大家南下，愛好西湖，如畏吾的貫雲石，久僑江南。明以後的南曲，也有北方的作者，本不可分；但無論音樂文字，顯烈有剛柔的兩派。北人較豪爽，作品近剛，南人較文秀，作品近柔。不過曲體仍應以剛為主，我曾本相反相成之義說：「曲，直也」。把曲曲折折的情感，直直爽爽的說出來。柔和含蓄，應是變體。（二）從意境方面說來，可說有婉約與豪放的分別。婉約是詞的意境，如蘇軾，辛棄疾均豪放，是詞的變體。曲以豪放為主，婉約却是變體。曲中所謂婉約，應當叫做清麗。

如元代張可久的曲比較是清麗的，大約因為他是南人（浙江慶元人）的緣故。還有流傳最廣，大家愛讀的馬致遠天淨沙：「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在曲中不是標準作。東籬本來很能豪放的，此首僅清麗而已；所以說不能盡曲之長處。明代作手，以詞法入曲，破壞曲體的精神，正因此們不知曲是應當以豪放爲主的。（三）從文字方面說來，可以說有詞藻與本色的分別。雖然，曲主用口語，詩與詞宜用文言；但文言、口語同有詞藻本色之異。溫庭筠、韋莊的詞，是文言的詞藻。李後主詞，是文言的本色。張可久的曲，清麗雅俊，是口語的詞藻。喬吉的曲，鏗鏘凡語，奇而俊，也是口語的詞藻，但如嚴忠濟「甯可少活十年」之類，便是口語的本色，也可說本色的口語。原來詞藻與本色的鑲金錯采，有的運典使事；到底用白描工夫，如曲中互用記的運工，不能不說是生香活色了，曲中有不能本色的，不善於本色的，沒有因本色而不好的。明人趕不上元人處，就在這一點。（四）從律例方面說來，有偏文偏律的分別。文章有律。如國家有法律一樣，詩有詩律，詞有詞律，曲也有曲律。今人以爲律是桎梏，想打破他。實則永遠打不破的，文字本身就有律，我們了解了律，便可以自由運用；如不顧一切，自以爲創造，而往往墮入律的規範於不自覺，徒見其拙而已。曲中偏重律的，因以文就律失去文學價值的很多。又偏重文的，因以律就文，失去音樂價值的也很多。要能同時兼顧，就不甚容易。所以「當家」，是我們治文學者值得尊視的。

對於曲的性德，加以認識；然後可以談到曲體的本身。作曲的第一步要識曲體！

二

說到「曲」這箇名稱，大家都會聯想到戲劇上去。其實用「曲」寫成戲劇的形式，只是「曲」的一部分罷了。「曲」在元代以前，本與「詞」是相對的名詞。一首可歌的詩，必定包括文字與音樂，文字是「詞」，音樂就是「曲」；「詞」與「曲」是不能相離的。到宋人把「詞」變成一種文體的名稱，於是「詞」另有一種意義，「曲」在元代也變成文體的專稱，和以前普泛的指音樂而言，也大不相同了。顧炎武說：「詩有入樂，不入樂之別」。自漢代樂府以來，一直到宋詞，無不可入樂；南宋以後，詞樂喪失；一曲「就代興」。到了今日，詞以上的樂府，徒有樂府之名，已無樂府之實。祇有「曲」還可以「崑腔」的方法去唱。中國的樂詩，將於一縷；這也是我們治「曲」的人，所以想盡力保存的另一理由。

從外緣上說，曲有南曲、北曲之別。從內涵上說，曲有散曲、戲曲之分。南曲與北曲如何差異呢？向來都是說：「因北音不諧於南人之耳」。這只可說是南曲發達的原因。有的說：「南力在板，北筋在絃。北辭情少而聲情多，南聲情少而辭情多」。這只可說歌法的不同。南曲的產生，與北曲各有其歷史；北曲的體製，與南曲也各有其規律。以前人因

南北同爲曲，所以視爲一體，不知南曲自是南曲，北曲別是北曲也！南曲有南曲的一切，北曲有北曲的一切，並不能互相混淆的。散曲與戲曲又有如何差異呢？這比較很容易看出的。戲曲必需有故事，有科介（就是劇中的動作），有賓白（一人自說曰白，兩人相說曰賓）；而曲文僅足供劇中人歌唱而已。散曲就大不然了。散曲同詩詞一樣的，是作者自寫胸臆的，不必要故事。換句話說：曲中有一調可以歌唱，我們用自己的情思寫出來的，是散曲的小令。連綴幾調成爲一套的，是散曲的套數。由令而套，套再加入故事科白，纔成戲劇。所以散曲是戲曲的基礎，從曲調的演進上推論起來，也應當先有散曲，後有戲曲的。不過近幾十年來，戲曲研究者較多，而散曲的知音較少。這是很可憾的一件事。且略敘散曲的體裁、源流和內容。

散曲分小令、套數二種。小令在元時，又別名葉兒。其意義詞中之小令不同。詞的小令是從文字的多少，因長短而得名。在曲中凡一調成文者，皆叫做小令。套數又名散套，各套獨立不相聯貫故謂之散。所以名套數者，因多曲相聯，有首有尾者；必以套計數，曰一套兩套，故名套數。在「海浮山堂詞稿」內，又稱套數爲大令，大令與小令對稱。散曲又別名清曲，因唱散曲合用清唱之法，清唱是不用鑼鼓之謂。又無賓白，所以叫做清曲也很確當的。

在小令之中，也有五種不同的。（一）是通常的小令。這就是指單闋的曲子而言，大

都一韻到底，與詩詞一首中換韻者不同。(二)是摘調。從一套曲中，選出一二調精幹的，作爲小令。而本來並非小令。此種摘調的辦法，始於元人。周德清「中原音韻」作詞十法」有云：「套數中可摘爲樂府者能幾？」摘卽是摘調之謂。(三)是帶過曲。作者填一調完了，意猶未盡，續拈一調，與此相接，音律恰又能相銜接者，謂之帶過曲。兩調不足，可以三調。二調之例，如「雁兒落帶得勝令」，「黃鶯兒帶慶元貞」之類。三調如「罵玉郎感皇恩採茶歌」之類，散曲中常常見到的。三調以上，却不能再增了。明人康海曲中雖有四調帶過之例，實不足爲訓。因爲四調便可作套數，又何必拚成小令呢？此種方法是北曲所習用的。(四)是集曲。在商曲中習用這一種方法，情形與帶過曲不同，帶過曲是整個曲調相聯；集曲却採取零碎句法相聯，又另起一新調名。如九疑山、巫山十二峯之類，望着係是一調，實則九調十二調的句法參雜在裏面。(五)是重頭。把首尾全同的一調，一再填用，便叫做重頭。詞中就有把起頭數句，後面加以更動者叫做換頭。重頭，換頭，也是相對之稱。在南曲中二調或四調之重頭，有時可成一套。此種套曲之重頭，同押一韻。此處小令之重頭，是各調各韻，全不相同。在五種之外，有兩個特殊的體例：一是以重頭敘紀一事的本末。雍熙樂府第十九卷用滿庭芳十首，分詠張生、鶯鶯、紅娘、夫人、法聰、杜確、鄭恆、孫虎，及西廂作者王實甫與關漢卿。同卷又有摘翠百詠小春秋，用小桃紅一百首。從張生離洛陽敘起，直至崔張團圓。用小令敘事，彷彿像詩中長慶體似

的。二是以異詞間列，成問答體，如樂府羣玉卷二所載王白草的風月所舉問汝陽記。自黃肇退狀，至議擬。計十六首：

慶東原 黃肇退狀（天田）

天香引 問蘇卿（庚亭） 答（真文）

鳳引雛 再問（庚亭） 答（天田）

凌波仙 駁（天田） 招（天田）

天香引 問馮魁（江陽）

凌波仙 答（蕭豪）

天香引 問雙漸（江陽）

凌波仙 答（庚亭）

天香引 問黃肇（姑模）

凌波仙 答（家麻）

天香引 問蘇媽媽（天田）

凌波仙 答（蕭豪） 議擬（庚亭）

這十六首所用之調非常錯綜。除一起一結之外，都是一問一答。舉問是舉發審問之意。退狀，是原告撤回訴狀。議擬，就是判決。原來雙漸小青事是元曲中有名的傳說，以這樣奇異的體裁寫出，可謂雙絕。關於小令的體裁，大概不出此七種了。

套數也可以分爲五種：（一）是南北分套。套數的組成，至少二首同宮調的曲牌相聯，假使宮調不同，管色相同的，也可以互借入套。不過北曲中小令專用的牌調，和南曲中特殊的幾個調子，如美中美、包子令之類，雖宮調管色同，也不能聯入套數中的。套數有尾聲，用來表示全套音樂已畢。還有一緊要的條件，一套是押一韻的。北套大約發生在劇套以前，南套恰作於傳奇之後，所以情形頗有不同。南套全部分爲引子、過曲、尾聲三

部分。北套除尾聲外，不可分割。北套借宮之風很盛，南套却又不然。北尾聲亦稱煞尾、收尾、結音、慶餘。南尾聲亦稱餘音、餘文、意不盡、情不斷、十二拍尾。南套聯法至今還沒有失傳，變化更動，只要你是內行，還可以自主的；北套只有遵守前人的程式，不能自由更張的。(二)是南北合套。南北調合腔，創自沈和，合套的規律，要在南北兩調之聲音恰能銜接而和美，在知音者原不妨按律配合，各出新巧。不知音的只有依樣畫葫蘆。普通情形，一南一北，相間不亂。也有兩北一南的，也有一北後繼二南，又繼以三北的。(三)是重頭加尾之套。北套中有一調一煞，或一調一么一煞的局格。所謂么篇者，吳瞿安先生說：「么即是上字之譌」。么篇就指上篇而言。任中敏先生說：「么篇是衰遍之省文」。我以「么」字本有一小兩義。照前腔再作一章，往往換頭，說是「又一小篇」，亦無不可。這樣的北套，就開南調重頭加尾之例。凡調能作小令的，都可做小令重頭；至於調可以聯毫的，未必皆可重頭加尾而成套。許之衡曲律易知列有宜疊用的四十六調。重頭成套。以不加尾為原則，所以加尾聲，多因文意未足，必須結束幾句話罷了。(四)是尋常無尾之套。套數無尾有三種情形：(1)所用曲調有特別情形，如「一枝花後，用貨郎兒，九轉既完，不再用尾。(2)用過帶曲作結，則省去尾。(3)所用末一調，可以代替者，不再用尾。如浪來袞、清江引等是。(五)是重頭無尾聲之套。沈璟南曲譜云：「一個牌名做二曲，或四曲。六曲、八曲。及兩個牌名各止一二曲者，俱不用尾聲」。關於小

令和套數的體裁，於此也可略見一斑。

散曲的來源，最主要的，還是出於詞。從曲與詞體製之間，我們可以舉出五種關係：

(一) 確是一體。曲詞變者。如詞之尋常散詞，與曲之尋常小令。詞之成套者，與曲之套數等，最爲顯着。卽詞之犯調，與曲之集曲；詞之聯章，與曲之重頭等，亦此一類，不難由比較而得的。(二) 並非一體，而極相賞者。如詞中大遍，則當於曲中套數。詞中雜劇詞，則當於曲中雜劇傳奇。詞中摘遍，則當於曲中摘調等皆是也。(三) 僅是一體，詞曲難分者。此種專指諸宮調，與賺詞兩種而言。因二者發生確在宋時，實則宋時諸宮調失傳，所用究竟是尋常詞調與否，不可知。而金元以後之諸宮調，所用乃詞曲雜揉之物。今日既不能說詞專有諸宮調。亦不能說曲專有諸宮調。賺詞一種，體制、首尾、調名、字句，無一不似元曲。足見去詞甚遠。但元曲牌調中，又絕無賺詞所用之諸調。殆亦兩無所歸而進退失據的了。(四) 由詞變曲，其體發達者。如詞之成套，變爲曲之成套。詞中大遍，無論法曲，皆有散序、歌頭；卽等於套曲之散板、引子。大曲之有殺袞，卽等於套曲之有煞尾，故法曲大曲，雖爲一調之多遍相聯，實已確具成套之形式。也就是套詞的一種。故套之在詞，初爲一調多遍的，既爲一宮多調，卽將變成曲。那麼諸宮調也可聯套。已變成曲則一套甲有借宮之製，再進一步，則南北殊聲的，亦可聯合而爲套了。(五) 由詞變曲，其體退化者。如詞之尋常散，詞變成曲之尋常小令是。蓋在詞中，凡體調雙疊、

三疊、四疊者，必不容割去下疊，或下數疊不填。一至曲中，則雖有么篇，或么篇換頭，響例略而不填（惟有少數例外）。故詞調有二百餘字極長者，至曲調則除增句格、帶過曲、或集曲外，大都不滿百字。前後相較，顯然退化（取任中敏詞曲通義說）。這是詞與曲的關係。北詞廣正譜收曲調四百四十七，南詞定律收調一千三百四十二，合計一千七百八十九調，這是曲調的總數。從曲調上研究，曲從詞變易的，有九點很可顯見的：（一）名同調同。曲借詞用，絲毫不變者。如點絳脣、太常引等。（二）名同調同，而詞易爲曲，頗有變動者。如醉花陰，在詞每片句法爲七五五四五，在曲則爲七七五四五三三七。（三）名同調異，而曲中借名之由，一時無可尋跡者。如醉落魄、感皇恩等是。（四）名相同或相似，尙可見，而調之同異已不可知者。如詞中大曲有降黃龍之前袞、中袞等名目，而調已失傳；不知與北曲中之降黃龍袞，同異若何。（五）名異調同。曲借詞用，僅換一名者。如曲之柳外樓，卽詞之憶王孫。（六）名異調同，而曲中略增格律者。如曲之一半兒，亦卽詞之憶王孫，惟末句增作九字句，且必作一半兒云云之格耳。（七）名異調同，而曲中略減格律者。如曲中也不囉，卽詞中喜遷鶯，但減去換頭不用耳。（八）名既相似，而調確有關者。如曲之搗白練，與詞之搗練子起處同爲三言兩句。（九）名雖相似，而調並無關者。如詞之撥棹子，與曲之川撥棹，詞之三臺、伊州三臺，與曲之鬼三臺、耍三臺等是。據曲之體，和曲之調，我們可知曲之源出於詞。若說到曲之流別，與詞

便迴 相同了。任中敏先生說得好：「詞靜而曲動；詞斂而曲放；詞縱而曲橫；詞深而曲廣；詞內旋而曲外旋；詞陰柔而曲陽剛。詞以婉約爲主，別體則爲豪放。曲以豪放爲主，則別體爲婉約。詞尙意內言外，曲竟爲言外而意亦外」。我根據江西詩派，一祖三宗之說，把曲也分爲三大派。一是毫放，曲中所謂「丹丘體」者是。像元代的張養浩、鍾嗣成、汪元亨、雖景臣。明代的馮惟敏、康海、王九思，皆是屬於此派的。二是清麗，近於曲中所謂「東吳體」。如元代的喬吉、徐再思。明代的陳鐸、金鑾等皆是。三是端謹，有一點參合詞法，如曲中所說「江東體」。元代的張可久，便是開山的人。明代的施紹莘也不免受此影響。能兼有三者之長，成爲大家。在曲中叫做「宗匠體」，馬致遠當之無愧。有人說曲之所以爲向來士大夫鄙棄的，因爲曲人皆沈鬱下僚。其實作者，並非全是平民。如元代的盧摯，明代的楊廷和、慎父子，何嘗不煊赫一時呢？至於女曲家楊夫人黃氏，也不讓於詞中李易安。元明兩代的散曲，我們於這幾位大曲家作品中，便可窺見其梗概了。

明當王權太和正音譜上卷，列「樂府十五體」。除了上面舉過的丹丘、東吳、江東、宗匠四體外，有字句皆無忌憚的盛元體，文采煥然風流儒雅的西江體，氣勁趣高的淮南體。這七種皆屬於作風的。其餘八體就有關曲的內容了。（一）黃冠體。所謂「神遊、廣漠、寄情太虛，有餐霞服日之思。名曰道情」。道情的內容有二種：一是超脫凡塵，一是警醒頑俗。（二）承安體。所謂「華觀偉麗，過於佚樂。承安，金章宗正朔」。這裏面包

合慶賞、祝樂、與及時行樂等作。(三)玉堂體。所謂「公平正大」，大概對於在位者歌頌功德之作。(四)草堂體。注云：「志在泉石」。歸田、樂道諸詞俱屬此體。(五)楚江體。所謂「屈抑不伸，摠衷訴志」。大約草堂多放曠語，而此體則多感喟之辭。(六)香奩體。注云：「裙裾脂粉」。(七)騷人體。注云：「嘲譏風諷」。(八)俳優體。「詭喻淫虐，卽淫詞」。劉鑑先生說：「……實則世間一切事義，皆可爲曲材，劇曲猶必取情節多曲折者，其曲則直與詩境同。豈止此八者耶？乃今傳元人散曲，其內容較劇曲尤狹。如王伯成睢景臣之戲術古事，劉時中之上賢司，甚爲罕見。十之八九，爲黃冠、草堂、香奩；雖其間嘲笑之作，可見民風亦其細耳。此因由元人風氣頹惰，亦因本起樂歌，未經推擴；蓋近世合樂之歌，本以侑宴，止取足供閒娛，而授之伶伎。又必肖其聲口，故止有慶賀、寫景與豔冶言情之詞。唐宋之詞，元明之散曲皆如是。詞在五代北宋，亦十九爲景詞、豔詞，後文人涉足其中乃，漸推廣之。然世之淺識者，猶尊初者爲正。而卑推廣者爲變。散曲之在元，正如詞之在五代北宋。明以來人，風氣拘狹，不如，宋人又以世賤此道。學者多不肯爲，故不惟不能推廣，反較元人更狹。僅一馮海浮惟敏，曲境稍廣；近於詞之辛稼軒，而後無繼者。夫曲體本廣於詞，而元人套劇又已發廣博之端。乃體成數百年，境界尙不能與詩相比，使人視爲天定纖豔戲謔之物，豈不借哉！詩有杜、韓、白，而境大拓；詞有蘇、辛，而境大拓；曲家尙無其人，此後起之責也」(見文學述林卷二曲

論)。散曲的內容還不能充分擴大，但是已在詩詞裏少見了。這八體本互相糅雜，不頂單純。譬如杜善夫的莊家不識勾欄一套，即兼有楚江、騷人二體。這一種風趣，除了散曲外，還有何種文體可以表現出來呢？

（未完）

民族詩壇

詩

錄

生日遊北溫泉遇雨

于右任

同遊者：少和、力子、學文、次珊、經宇、季賢、繩先、敬齋、九如、心如、曼君、乘
三、志斌、心之、毓蘭、伯純諸先生，與望德、胡瑛、喬治。

往事驚心十九年，民間佳話尚流傳。髯翁戰敗西來日，一浴荒池
震兩川。

十一年，余由陝順江東下，過溫泉寺，浴於荒池，時地方不靖，至渝傳爲笑談。

北泉崖畔舊題銘，綠水青山白鳥亭。更喜今朝添異瑞，和風甘雨
老人星。

去歲遊此崖畔，適建新亭，登眺時，見江面白鷺羣飛，因題曰綠水青山白鳥亭，又有曲云（中

呂醉高歌：當年落日停機，一浴荒池破廟。重來小坐江天好，綠水青山白鳥。

且祝文孫幾世昌，當筵三代亦尋常。因思問寢堂前事，半學文王半武王。

晚宴時，望德、喬治在座，友人謂爲五代同席，喬治曰：「我是喬治第一世」。幼讀經，孟文王世子，先嚴新三公時以學聖人先從「孝於其親」始爲端。

生日往北碚道中

鬚髮何期漸有霜，長途碌碌復相忘。身非名世承新運，心似孤兒戀故鄉。雷雨及時萬族樂，山川效命百工忙。金剛坡上顏回甘，多少英雄在戰場。

王新民師長囑題馮煥章先生訓詞手冊

至仁伐不仁，領導在吾黨。偉矣老將軍，字字見修養。民族興國

家，至上復至上。流血成仁矣，流汗終須仗。賢者其勉之，庶無
慚俯仰。革命告成功，世世作珍賞。

弔韋超

滑翔專家韋超，墮機之前一日，題照贈予，死後，其友人李大綽、周幹寄照來，並述其事，感而賦此。

韋超死前夕，題照告儔侶。吾以貽髯翁，作書或吾許。近得瞻英
姿，更悉平生語。鞠躬諸葛亮，報國岳鵬舉。死爲全人類，豈曰
不得所。願化千萬身，中華好兒女。

庚辰元旦到阿克那小病暫息

太虛

因病得閒適，蕭然樹下眠。太陽當被蓋，錦鼠戲花顛。心靜市聲
遠，風輕鳥語妍。清和如四月，却是過新年。

元旦復二日訪舍脂山佛塔受波泊爾王宮招待

我來波泊爾，亦喜亦含悲。彷彿西湖好，沉淪兩載遲。飄零又新

歲，歸去在何時！佛塔探遺蹟，慰情得舍脂。

丹林以趙堯老詩卷屬題余與堯老別三十載矣適行巖以和余前

年到港詩見寄因用前韻題此寄堯老暨行巖翼雲禹生履川小

石澗玄伯鷹糞野諸君蜀中

黎恭綽

天空一鶴今猶昔，

堯老卅年前見贈詩有「世有羣蛙沸，天空一鶴閒」之句。

說與丹山老鳳知。出手偶

同風一映，收身寧慮道多歧。勞生祇自慚銜石，知止何須待得

抵。稍喜德星明井絡，排空頻寄草堂詩。

玉貌依然澹蕩人，一閒天放苦吟身。便耽邱壑文甯喪，長往江湖

夢欲塵。舊事半迷燕市月，新陰還滿錦江春。詩篇隨地成行紀，

無羨還應號順民。

列子：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是之謂順民。

二月二十日發西安赴洛陽道中

時與李北慰勞屬之役

李元鼎

道路關河險，風塵陝洛昏。中原迄未復，寇盜今猶存。水與人爭處，春隨劫共繁。民生多疾苦，俛仰獨憑軒。

由洛陽出伊闕赴南陽道中

驛路出伊闕，平生始此經。山容更隱現，野色雜黃青。輸輓役何亟，耕耘地尙寧。行行葉縣近，燈火燦郊坰。

臥龍岡謁武侯祠

指點躬耕處，高岡古柏森。下車趨展拜，抱膝自長吟。大計人誰及，中原寇正深。出師遺表在，好勵卽戎心。

光化道上望襄河

豫鄂分疆處，坡陀起伏多。遠天懸匹練，憑軾見襄河。樹色晴逾潤，禽聲暖共和。鄖陽近只尺，客子意如何。

渡襄河途經峴首山麓車中望見杜工部墓碣歎爲展拜情見乎詞
老死江湖客，歸骸瘞此中。道旁一瞻望，行李恨匆匆。峴首春猶
昔，襄河水自東。長留詩卷在，百代足牢籠。

秭歸巫山舟中

宜昌逐曉發，竟日峽行中。寂寂屈原宅，娟娟神女峯。江山富文
藻，哀怨鬱詞宗。不意臨衰眼，沿途勝地逢。

舟過青灘

江急灘聲惡，舟行不敢前。岸容如有待，山意宛相牽。歷落懸厓
石，孤高出岫烟。小航狎波浪，欹側過船邊。

壘塘峽口

狹隘瞿塘口，孤危灑瀨堆。急流爭欲出，峭壁立愁隄。歲晚目才

親，舟過首幾迴。山城忽在望，歷歷劫餘灰。

抵萬縣改乘舟當晚卽宿其處書懷

四面山環抱，宛然西子湖。燈張星影亂，人語市鷺俱。身老才應盡，交新情偶輸。行都程不遠，心事幾紆徐。

忠縣舟次

紅桃間李白，茅屋兩三家。澗水高還下，山田整復斜。峽居習地勢，客次惜春華。鄉思頻棖觸，吾生詎有涯。

萬縣之懷詩余子景陶有和韻之作感而賦此贈之

慕子聲名久，相知及是行。讀書深自得，接物罕相撓。兵革紆高論，江湖具遠情。

前和拙作，首有「所能詩本餘事，更覺此心傾。」句。

顯在江湖一句。

贈盧子冀野

早歲推詞長，如君能幾人。才情紛秀發，談笑獨天真。驛路篇何富，君行程中有詩五十餘首，
曲百十餘首，慶得承及虹移本足珍。飲虹移曲，君所刊也，前
歲于右任同學寄贈一部。秦風不競久，誰復嗣車隣。

夜泊高家鎮 西距鄧縣六十里

小市休偏早，停舟靜不喧。江天同浩淼，雲月變明昏。山鬼崖間立，吟魂枕上翻。覺來失泊處，嶺樹上朝暾。

將抵重慶舟中口號

山面疑曾識，行行漸近渝。長安一發軔，客路四千餘。嶺樹更相引，江流故自紆。未知停泊處，得遇故人無。

監察院中作

歷歷經行陣，徐徐客解裝。意中尚旌旆，耳內忽笙簧。草木鳴春

麗，江山宿霧藏。所憂逆亂甚，國事日壽張。

陪右任院長過江送諸委員之貴陽回登南山最高頂謁老君洞同
游者李祕書伯純

送遠臨南浦，因之攬勝游。羣山紛合沓，二水浩同流。桂樹崖間
老，松花澗底稠。烹鮮有妙喻，何以靖神州。

得慎兒書

離鄉匝月餘，喜得慎兒書。家事堪分付，游懷亦自如。人生難避
俗，世亂幸安居。爲念庭前樹，時應花發初。

北征

賈景德

少陵返羌村，乃在喪亂日，流涕賦北征，忠愛言表溢。迹其所經
行，艱苦難備述。生還對妻子，喜自望外出。歲在己卯春，斗柄

指寅速。我亦北山來，涉沮不及漆。維時寇方張，中原肆馳突。
苦戰一年餘，未改出師律。南州瓊廣淪，北地綏包失。桓桓五台
公，專征仗黃鉞。西北天將傾，一柱擎不折。深知來軫道，宜鑒
覆車轍。爰田新是圖，游擊變戰術。造機不失機，清野復空室。
豈不恤民艱，忍痛愛始割。遂令毀室鴉，羅網不得脫。曷也老慕
僚，卅載親戰伐。猥承寵命加，後方許苟活。伏櫪懷壯心，千里
志偶發。側聞會諸將，敢復耽暇逸。晨車發三原，暮馬洛川緣。
豈無攬勝具，電掣不肯歇。初從耀縣入，土囊口翠兀。天以限南
北，險當於此設。北上惟土山，杜老詩有說。工部三川觀水漲詩：「北上
惟土山，連天索窮谷」。熟讀乃不省，茲來實親跋。世方行汽車，路與往古別。窮谷失其
窮，天險更飛越。同官見山縣，當路一城截。往時拒萬夫，奮力

可一竭。今則恃利器，拚擲鐵與血。皇天降隴函，賊勢有猖獗。
婦孺亦復仇，甯待九世結。道逢女子子，麻鞋脚不襪。肩隨衆同
志，撲朔盡短褐。兒女語喁喁，千里忘飢渴。相偕赴敵場，不賦
新婚別。橋陵氣鬱葱，黃帝有餘烈。曩時誅蚩尤，涿鹿一戰決。
至今繞陵水，前後九曲折。蒼蒼萬柏叢，肅誠事展謁。乞仗初祖
威，逐賊至窮髮。以能保子孫，寇虜永世遏。坡陀七洛郊，川原
莽開豁。滔天洪水中，灑茲平壤闊。將軍不抵抗，西來虢駐節。
失地再喪師，遂鑄九州鐵。高樑進士廟，路陡車屢滑。上下皆危
坡，俯仰氣先奪。我行經山椒，或更過塊北。御風來蛟蛇，鬱律
走不輟。眼底見孫峯，三面森羅列。大河一綫黃，入望忽明滅。
龍門與孟門，南北遠遼綴。東方若火燿，紫氣生眼纈。非煙亦非

霧，朝景費窮詰。歸途桃杏花，遍山香穠穠。欲置衣袖中，路阻難采掇。果成人不食，落地種遺核。生生竟不已，終恐地維裂。黃鸞出我前，見人走避疾。驚起羣鳥鳶，路有死馬骨。慨自花門變，殺戮到巖穴。中經丁戊饑，人煙愈蕭瑟。行行數十里，食宿兩俱缺。荒山成樺林，細幹白若栝。土田草繁蕪，根深牢不拔。都邑號薪桂，鼉冷寒凜冽。如何水石間，飄泊盡楫楸。我聞黃龍山，盜賊所出沒。又聞桃花溝，嘯聚卜云吉。英雄發軔地，一指此首屈。國政失其序，四海未甯一。廣田而多荒，誰與陳密勿。兵前見府主，食盡語未畢。歡意動眉宇，告我多秘密。告我吉縣事，大可書以筆。敵軍八面來，應戰出倉卒。迫我走河西，戰勝始可必。前旌指桑柏，後車馭假叱。祕走五龍宮，指揮到纖悉。

卒以搏兔力，克敵搗敵窟。方其深夜行，樵路厚冰雪。上山不備
榻，那得免蹉跌。一宵十五里，一步一滑漣。寒風透重裘，十指
直如槩。我竟如盲人，池深馬亦瞎。華北此堡壘，不舍當如楔。
要以我之愚，克服敵之黠。秋林三家村，廣廈千間達。一爐冶將
士，焦唇而敝舌。本其研幾思，授以致果訣。一日理萬幾，不以
事小忽。兩耳雜萬囂，能受衆喧聒。折中議場論，辯才無敵匹。
小村天氣寒，亦有春花月。柳浪鳥亂鶯，桃水魚肥鱖。澗高落飛
泉，山笑排臥闥。奔流響湍瀨，東去聲嗚咽。元戎騎驢來，緩緩
棄鞭撻。我老困簿書，畏事欲藏拙。感情懸特情，禮遇百僚絕。
地僻少珍饈，遠方致嘉橘。異數分甘鮮，其味甜如蜜。此來居處
優，不異在蓬華。庸福過少陵，無事拾橡栗。因思敵人暴，其暴

過胡羯。無辜城市民，焦爛爲鬼物。國家正新興，當事皆賢哲。
敵運旣將傾，敵情益明察。不問一姓君，乃敢棄恆禍。天塹一飛
渡，王衡更難幹。方知民族戰，力敵萬回鶻。長期作奮鬥，無慮
三而竭。億萬爲一心，遇敵不足殺。敵人亦已深，殄滅若蟻蝨。
虜其渠酋歸，勿復膏斧質。示我寬大恩，汪濊類溟渤。倒戈來有
衆，乘勝收京闕。薦食飽櫻桃，不須愁內熱。

讀世說新語

胡毅生

輔嗣能談味事功，天人玄論過推崇。可憐患失黃門職，便與王黎
隙末終。

不仕當誅嵇叔夜，無言就獄夏侯玄。二生志節高千古，當代無人
爲訟寃。

秦初見辱稀生死，睚眦相讎事太癡。爲問潁川鍾士季，晚年持此欲安之？

雷霆靜聽不聞聲，酒渴還須酒解醒。千古奇情誰會得，婦言不用

祇劉伶！

烈宗宴駕無遺詔，國寶宵深犯閣門。我愛季明忠義語，風流何處

讓元昆。

少年莫妄評者宿，輕薄相嘲更可嗤。不道諸賢遊洛日，何曾聞有蔡充兒。

薄游滇垣輒書所感三疊惺庵九日均

曹纒齋

何須世外訪丹邱，奧麗西南數此州。氣暖有秋皆近日，風清何處不宜秋。翻山漫以銷金比，闢戶甯忘毀室憂。試向大觀樓上望，

五華蒼翠撲眉頭。

將之西藏仲公俊騃慕舟三兄置酒餞別卽席賦呈并畱同人

彌天風雨滿秋林，咫尺南邨試一尋。舊侶都如霜菊健，別懷真共酒杯深。愧無長策紓邊計，儻有勞歌託越吟。立馬崑崙聊自壯，還期異日共登臨。

印度洋舟中與彥龍夜話

長風送我作西游，此是平生海外舟。薄醉何妨澆魯酒，曼歌畢竟憶吳謳。隨身緋藁千篇少，入望烽烟萬國愁。

是日廣芬播，知蘭都城被蘇樓狂炸，火焰入夜未息。

留與他年思二客，華燈抵掌話神州。

加倫堡逆旅主人爲英人麥唐納君曾任拉薩江孜商務官甚久著有旅藏二十年一書與余昕夕暢談堅求贈詩爲賦一絕句

繞屋幽禽送好音，壓檐霜橘自成林。老翁抵掌談邊事，觸我衝寒出塞心。

二十九年元旦桑馬早發

歲歲梅邊縮手人，今來絕塞流邊塵。黃河遠帶初晴色，白日先回大地春。終信蓬蒿歸長養，要同冰雪鬥清新。喜拉山下行吟客，綵筆拈來尙有神。

拉薩除夕

戴雪羣山尙未消，猛鷲改歲是明朝。投荒轉訝春韶賤，驅歲微憐習氣饒。本日布達拉宮跳鬼，循舊習也。猶有殘黎思漢臘，可無健筆紀星軺。江南尙在胡塵裏，忍淚何心說薊遼。

送續衡先生之西藏

許崇灝

歸從五嶽又邊庭，如此雄奇故未經。萬丈雪峯雲外白，諸天燈火
雨中青。鯨鯢東顧終成恨，龍象西來合有靈。想見詩翁揮健筆，
海山隨處盪風霆。

送吳禮卿先生入藏主持蓮賴轉世事

旌旆翩翩拂艷陽，海波如鏡錦帆張。乘槎豈是尋常客，選佛人登
選佛場。

其二

威信由來服四方，將軍心地本慈祥。萬民翹首迎天使，全有仁風
自遠揚。

己卯秋仲禮卿蒙委長率命入藏屬中邦多故西道不通者將三十
年自禮公膺長蒙藏會震疊懷柔運用得宜邊民利洽內嚮之恭

益堅此次藏藩以達賴選嗣請命主持禮公以主管長官出莅斯
職誠改革以來未有之曠典也作長句一律以壯其行並爲民國
首次邊功存之紀念

光 昇（明甫）

廟算賢于十萬兵，漢家通道塞夷庚。贊皇妙運籌邊策，定遠能知
屬國情。奉使浮槎逢八月，頒書稟朔協三正。岷巖西嶺千山雪，
淨洗晴光照此行。

送續蘅先生隨使西藏

周鍾嶽

綉縛遙隨使者車，西風獵獵動旛旗。列藩猶重金瓶選，持節同臨
羈幕居。杖底雪分烏什嶺，匣中經譯羯磨書。聊應西拓增圖略，
莫謂詞人計慮疎。

蒙藏委員長吳禮卿丈親赴西藏主持第十四輩達賴

喇嘛轉世大典賦詩紀盛藉餞行旌

李芋龜

領袖英明下，巖貞幹濟中。公如肱左右，勳卓首南東。崛起平生劍，恢張革命弓。豈惟文武略，兼有古賢風。

談笑安邊政，訃謨鞏國防。八荒如在馭，一德以爲綱。妙運降龍法，功逾汗馬場。不勞師十萬，心已服諸羌。

首長親巡藏，先聲已被之。金瓶定藩主，寶冊立靈兒。使命空前紀，宗權挽絕陁。渾如珠返握，功狀喻探驪。

手選轉輪佛，慈回絕塞春。亦侔菩薩願，還現宰官身。同種無差別，隨緣爲導循。定知功德下，萬衆率歸仁。

久梗西陲道，今迎大纛馳。諸藩傾碩望，盛事媿隆時。德被黃金券，輝揚白日旗。邊氓應鼓舞，重覩漢官儀。

萬里輕車從，千山擁轡行。不攜一兵甲，所仗獨精忱。料比天人降，真教漢裔驚。神明同郭令，聖處見生平。

蹈隙風雲世，雄藩舉足收。史當書大事，詩以券殊猷。遙計東歸日，中原底定秋。看英期益健，更爲賦層樓。

鄉黨鯁生晚，乾坤泊一鷗。徒慚未馴性，隨分尙埋頭。志歎酬高遇，緣慳結壯遊。寸心仍萬里，偕月傍行騶。

題延光四年磚拓本

郭沫若

延光二千載，瞬息視電鞭。人事多寂寞，空餘壙與磚。香堂嘆深邃，結構何聯娟。上規凝碧落，下矩體黃泉。但期堅具美，無復計華年。富貴江上波，巧奇琴外弦。一日遇知音，彷彿啓冬眠。影來入我齋，壁上生雲烟。

景陽宮詞

朱楨之

雞皮未改少年姿，鶯舌能傳絕國詞。
但使人宮專寵幸，何妨出塞
作閼氏。

纔離燕市鈿車塵，又沐中宮雨露恩。
莫道橫陳非處子，平康風月
最銷魂。

神堯遺嗣厄龍蒸，卻愛昌宗是可兒。
蓮貌正思溫舊夢，蟬聲忽又
過新枝。

文昌帳裏鬪雙蛾，魚樂池邊韻事多。
一桁朱簾瑣春夢，主恩深淺
看梨渦。

佛說隨緣信有緣，金沙灘上萬人歡。
情都慾海渾遊遍，祇作楊枝
灑露看。

飛燕腰支時世妝，驚鴻舞影好容光。可憐酬得雙棲志，已是人家玳瑁梁。

長沙會戰大捷十首

吳逸志

千里長圍戰洞庭，聲聲鼙鼓耳邊聽。雄師敢洗胡塵惡，重見湖峯入眼青。

人欽百戰岳家軍，挾策猶慚志不紛。依舊西南雄局在，朗潭修贛氣屯雲。

漫天烽火迫羅城，滾滾江流氣不平。正伏奇兵齊殺敵，應知主帥極英明。

形勢兵爭到眼明，胸中成竹意崢嶸。將軍自有縱橫略，救國精忠負盛名。

諸將勦勞智勇全，存誠妙算是心傳。風占鳥角孤虛術，都是臨機料敵先。

雄哀健弱欽孫李，進退神遲慕趙班。六路迎攻寒寇膽，贛湘甲冑盡歡顏。

萬家嶺外憶驅除，幕阜山前佈陣圖。却笑蝦夷吞象郡，鄱陽飛渡洞庭湖。

兵家形勢扼湖南，山疊江紆鎖鑰函。縱有龍蛇侵海界，何須與聖話三三。

勝境時來敗境難，靜如處子寒如山。忠誠自可回天地，幹濟由來歷險艱。

虜塵指日洗山河，痛飲黃龍一放歌。四萬萬人心不死，那愁荆棘

泣干戈。

粵北大捷廣東各界慰勞團由省參議會吳議長率領來湘謝援並
贈旂紀念詩以謝之

贛湘纜奏空前捷，粵北重開勝利年。唇齒相呼紓戰績，山川欣看
洗腥羶。伐謀我拙平戎策，承贈龍韻約略備
游深覺慚愧救國鄉多急難賢。千里風
塵勞慰問，寒梅花未憶南天。

楊柳街偶感

盧天白

楊柳街頭楊柳黃，連宵涼露欲爲霜。驚心故國三年別，到眼寒花
滿徑香。兒女晉書馳劍外，官軍笳鼓下河陽。湘北大捷放歌縱酒平
生事，計到歸田興更長。

哭子民師

居夷浮海識憂深。貞運終教日月沈。殘臘遺書猶在手，千秋師法獨傳心。時中孰解宗洙泗，道大會聞括古今。廊廟震驚天下慟，春風回首涕難禁。



膏渥居撫譚

何若

宋陳郁藏一話腴云：「義祖微時『日詩』云：『欲出未出光辣撻，千山萬山如火發。須臾走向天上來，逐卻殘星趕卻月』。國史潤色之，乃云：『未離海嶠千山黑，才到天心萬國明』。文氣卑弱，大不如原作辭志慷慨，規模遠大，凜凜已有千萬世帝王氣象也。案：非常之人，縱不習詩書，出語亦必不凡。如世傳明太鳳陽孝陵碑文，雖文學侍從之臣，撰擬十數稿終不當意。非文采不足也，只覺氣象酸寒耳。此吾人言詩，所以不斤斤求諸文字之間。」

三朝北盟會編謂：劉豫初僭立，奔附者衆。識者譏之云：「濃磨一錠何錠墨，畫出千

年萬年樹。誤得百鳥盡飛來，踏枝不着空飛去！」今日讀之，真不知啼笑之俱非也。彼偽組織者，亦不過藉墨畫出之樹耳。何禽鳥之不若，尚有欲飛去踏枝以自棲者！縱使能棲，知有幾日！畫紙之破，爲期已近。願三復此詩。

聞前方有民謠云：「十畝八畝太平年，卅畝廿畝準漢奸」。盛行河北。蓋謂有敵詐富民，藉以歛財者，借漢奸二字爲罪名，任意逼索。又有民謠云：「中央軍抗戰的，某某軍搗亂的，××隊討飯的」。其實在一致對外作民族解放戰爭之時，安有搗亂的存在！然民謠乃大衆呼聲，非私人得而杜撰。「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願以勉諸效命疆場者。案民謠爲最真實之民間文學，凡愛好詩歌者，從不忽視謠諺。而謠諺又每爲事實之反映。在事實上求具體之表現，甚空言多矣。於何見之？請聽批評最公允之民謠可也。

楚庭書風（續）

中山李仙根

——廣東文物展覽會觀後作——

建霞高迥真難及，詩思玲瓏筆有神。還築年前曾作記，通家後學託宗人。

李孫宸，字伯襄，小攬人。萬曆進士，授翰林，誥再掌春坊左庶子，進國子祭酒，歲禎初晉禮部侍郎。通薊陷，上方略七事，甲戌上疏乞歸，賦金陵思歸百韻。年五十五，卒於官。贈太子太保，諡文介，有建霞集。書法嚴整，前歲曾以公書筵遺其裔孫。

壽考無如鳩艾翁，卽論餘事不凡庸。却從絢爛歸平淡，倒穢懸針入晉風。

伍瑞隆，字國開，小攬人。天啓任化州教諭，授翰林院待詔，歷河南兵巡道。明亡，隱香城南鳩艾二山間，因號鳩艾山人。著述甚富，能畫，書學二王，行草極見風致，卒年九十餘。

閣老名高在勝朝，飛雲遊霧見丰標。一門風雅稱雙絕，往事淒迷有落潮。

何吾驥，字龍友。萬曆己未進士，崇禎初晉左春坊，充經筵講官，尋擢禮部侍郎，同王應熊入閣。唐王在福州召爲首輔，閩疆失，永明王以原官召之，爲金堡所劾，又與蘇觀生迎紹武，罷官歸鄉卒。著元氣堂集，書法晉人，曾有刻楷書二種。子鞏道皇圖，孫斌太占，俱工詩書，名尤噪。

鐵橋提筆如提劍，畫有精神字有稜。直取宜官奔腕底，是真不學到難能。

張穆，號錢橋，東莞人。倜儻任俠，工詩善擊劍，恥章句，畫馬學韓幹。年二十七，踰嶺北游，思立功邊塞，厥後屢不遇，遂不復出。少與黎遂球、梁朝鍾、鄭露遊，露嘗稱鐵橋呵筆而千言下，志投筆而擅美六書，薄雕虫而專精繪事，鉤圓飛白，咄嗟立辦，腕中有師宜官也。以布衣終。

章草嶺南推伯起，八分爭得及朱完。北田五子皆奇絕，不去廬中會古歡。

馬元震，字伯起，明南海諸生。工章草，隸，書與朱完爭名。完字李美，號曰岳山人。何瑛不借、陶璞古子、梁璉器圖、何衡蘿峯，與陳獨漉稱北田五子。以氣節相尚，皆工諸體書，不借尤得二王正派，苦子、器圖工章草，世不多見。余藏苦子家書一通，黃石齋極珍重之。

入室元常王雅宜，楚庭還有一蒲衣。秋河世烈當時彥，詩寫無題託興微。

王隼，號蒲衣。子王說作子，工詩，有無題百韻。書法元常，似王雅宜，風雅獨絕。易宏號秋河，新會人。呂留良弟子。五岳登其門，詩格高邁，有無題三十章，與大樗堂無題並稱。陶天球，字昭輯，新會人。所居號世烈堂。明亡後，愴懷君國，悉寓于詩。皆善隸書、小楷，亦如蒲衣，同得元常氣韻，曩於羊城見之。

三絕人稱獨善堂，森然天骨到開張。當年師友皆名士，運腕真堪到二王。

高儼，字望公，新會人。三絕有名。與陳喬生、張鐵橋善。有獨善堂集，書世亦可見。

自署村獠與俗辭，思親憶國淚沾衣。佯狂忤世書能見，竹本蘭根一

殘箋。

釋函昱，字天然，俗姓曹，番禺人。崇禎癸酉舉人，匡廬道獨弟子。歷主丹霞、幢芥庵華首，倡法雷峯。明亡後，士大夫多皈之，後開今古兩代師，詩書並茂，無纖毫俗態，慈山而後一人而已。函可，字祖心，號刺人，博羅人。俗姓韓，與遂球、梁朝、鍾羅賓王游，有康濟天下之志。復禮道，獨字函可，福王立。請經走金陵，居顯孝游家，國再變，親見諸臣死事，目紀爲私史，邇後，械送京師，後謫戍濟陽。其弟宗歸等及全家，皆抗節赴義殉難，故爲詩多悲哀語，書不多見。

墨緣隔代結諸今，苦行窮書跡可尋。何日恩仇心事了，一窗晴日寫來禽。

余先後得今無阿字、今辯樂說、今印海發、今鏡臺說、今敬敬人、今覲石鑑、今璧切千、今釋澹歸、今惜記汝，諸師詩翰，皆天然弟子。明亡後，爲僧。書各有所長，以顏李爲根底，今釋今無尤精妙絕倫。

殘叢獨愛尋遺逸，斷簡零縑驗淚痕。一度干戈一淪落，可憐還有未招魂。

曩在粵，頗欲訪遺逸墨迹，所得如李在涓、梁無技、李若瀛、王雋儒、陳之璠，願

光、李光大、袁登道等手迹，或宗褚米，或寫章草，或臨夏承，其出處除梁袁外多不可考。書皆精絕，近年離亂，此興無有。羊垣、叔，前有所見者，又不知流落何所，惜哉！

章草必元堪繼馬，余吳書興亦蕭閒。石溪篆法傳東塾，筋健黃芳獨寫顏。

歐必元，字子建。習章草，體勢古雅。余志貞、吳山帶，亦從章草入隸，與北田五子同時。番禺黃子高，號石溪。篆法入古，東塾實傳其藝。黃芳，瓊州人。書學魯公，直具南園一派，與鄭溟若、方子谷，少異趨，亦佳作也。

灑落風神廿七松，淋漓撥墨寫濟翁。書成退筆藏銘語，感物存誠豈與同。

廖燕，字柴舟。號所居曰二十七松堂，清初人，隱居不仕，詩文雋拔，字學山谷。曾于韶州見之，燕有退筆藏銘，感物存誠，警語也。

堂堂金竹希賢聖，書愛端方不愛圓。真草若從前代取，停雲應許與隨肩。

胡方，新會人。字大靈，居金竹，學者稱金竹先生。康熙貢生。講求理學，教人以力

行爲主。書端整而秀，頗似晚明文氏。

鳳成五子石湖奇，託意閨情得句癡。楹帖記曾山寺讀，天真爛漫是吾師。

羅天尺，順德人，號石湖。乾隆舉鴻博不就，與余錫純、陳份、嚴大昌、梁麟生，稱鳳城五子。曩在香山隱泉寺見其所書楹帖，一片天真，余最愛之。天尺有閨情詩云：「美人情何癡？愛教鸚鵡語；鸚鵡不能言，倚欄淚如雨」。不知何所託也，篆隸具妙。

盛極康乾古未遙，甘汪諸子各清標。風行祕閣昇元帖，傳寫家家不寥寂。

康乾之際，帖學大興，閣帖在粵，尤一時稱盛，幾於家置一本。汪白岸後來，甘天龍儕鶴，有名當時。

近代書人重董思，吳興一派亦乘時。粵風從不趨甜熟，何物光方烏困之。

香光吳興，一時之盛，粵獨抑之，舉子業不得不習烏光方，率更直是津梁矣。嘉慶以後，漸爲所困。

祭酒書壇黎未栽，張譚馮謝亦雄哉。芋洲還足稱前輩，吳呂黃方不易才。

二樵黎簡，三絕清高，無人不識。隸法時効獨漉，當時諸家，愛臨石經，獨藥房張錦芳習韓勅禮器碑，行草入鍾王，魚山馮敏昌、芋洲黃丹書，獨愛閣帖，筆筆入妙。康侯譚敬昭，書倣長公，而活潑神韻，獨步一時。謝蘭生禮甫，運筆閣帖。於裕尤近，自是名家。吳石華、呂石帆，俱同時工書；香山黃培芳，不與諸賢同功，八分書自超脫。子谷方天根，專工顏柳，亦習八分，風神頗類鄰露，先勺園公激贊之，有鐵城善八分，在昔推子谷；筋逾石鼎遜語，蓋心折之也。

書似汀洲有海驤，三山隸筆自稱豪。撥鐙得似春洲子，溫石招馮品亦高。

陳曇海驤，書近汀州，而頗學海雪。劉華東三山、彭秦來春洲俱有汀州墨妙非，故宗之，取徑同故相近也。三山或更過之。明炳麟生後八分，亦有意態。溫汝适、汝遜、汝途、汝迓、石華九、招子庸、馮譽驥，均能書，馮尤多藝。

熊潘蘇李近歐虞，惟有南山獨愛蘇。紅杏風流人不及，米家一舸落

江湖。

笛江熊景星、南雪潘有爲、古儕蘇珥、花庵李黼平、乾嘉時均工書。南山張維屏，獨學大蘇，仍是當時風尚。芷灣宋湘、宗海岳，亦往往入北海，故近吳興，風靡一時，不知其少時仍習率更也。芷灣曾爲香山豐山書院山長，墨迹流傳吾邑最夥。

誰謂筠清筆太偏，率更胎息又蘇仙。蘭亭取勢尋波磔，金石淵淵入晚年。

荷屋吳榮光，初學率更，存蘇貌，及其中年，專事蘭亭，更窺大令，晚年北碑入行草，古樸淵茂，近代當首座矣。生平事功不掩學問，筠清諸作，自可傳也。

南雪簪花格獨超，一家詞賦玉聯鑣。同時念我鄉前輩，曾鮑陳黃先後凋。

南雪葉衍蘭，習歐虞，擅真書，作小篆，名貴一時。曾望顏瞻孔，亦宗長公。陳瓊壺子清，寫北海而後追蹤晉賢，自從先實庭公遊，更覺勺園書法，不落俗韻。鮑逸卿俊，直宗北海，而結實有氣力。於吾鄉近代，頗與黃植庭顏頰，黃紹昌最晚，詩書俱學玉局云。

窮經白首尙鈔書，朱李陳梁一代儒。若以清時論風格，百年低首鄧

鴻臚。

九江朱次琦，若農李文田，蘭甫陳澧，節庵梁鼎芬，皆一代儒林，詩書餘事。鄧鐵香承修，集南北碑一爐鎔冶，剛勁之氣，盎然紙上，百年以來，無此作也。今之世論也。

曇礪村農迹未陳，山陰爲貌董爲神。同光真足開新派，未詆吳興是貳臣。

汪琰美生，號越人，自山陰夾籍番禺。工詩，書法吳興，寫蘭亭，亦愛董其昌，隸體習禮部孔廟諸刻。其培朱啓連，子兆銓，俱有聲。又謂吳興書自是大家，更傳吳郡書譜，其後一派，皆熟習之。

楹帖曾觀石達開，黃韜同是太平才。武夫不是無根柢，早擷芹香入泮來。

石達開，貴縣人，太平朝中與黃韜同是第一奇才。曾見其楹帖，書法魯公，氣雄力厚，誰知其爲叱咤風雲武夫耶？洪馮諸王書雖不佳，亦自成一派。

晚沂願巢入北海，研深吳郡是蕭山。羅江曾自珍書格，愛兼葭一味閑。

陶邵學頤臬，江獨宗二海，筋骨俱到，赫陀朱啓連，執信之父，書法其丈人汪美生，獨深吳郡言，江孝通習蘇，羅椒筮習歐，與太華同，亦寫唐隸，刪父習黑女，亦寫瘦金，俱有獨到。晦聞黃節，大有唐人寫經神氣，曾語余云：「我詩未足傳，我書聞淡頗自喜」。其然豈其然乎。

光明正大垂青史，天下爲公寫至文。總理聰明自天亶，何嘗鑿礎學烏雲。

總理孫先生，自謂平生未嘗習書。譚祖安云：「其書不但似東坡，而往往有唐人寫經筆意，正直雄和如其人，真子亶聰明，凡夫雖學而不能也」。余奉侍久，尤敬識之。

不匱淵深是我師，十年珍重手書詩。河南海岳歸鎔冶，驪使曹全更一奇。

展堂胡公，功業彪炳，不掩其詩書之名，合褚米成一家，清挺峻拔；晚寫曹全，集詩如己出，真絕詣也。

直翁生硬早成家，史李修齡共可嗟。一度艱危成一絕，人書俱瘦比黃花。

直勉林先生，爲余述其所學云：「初與李烈士文甫同習永興大令，喜學竄大字，及參與革命，更習漢隸，尤喜石門禮器張遷校官郃閣諸石刻」。蓋南帖北碑，以生硬瘦勁爲主，每遭遇艱險，書法必一進。天不與年，造詣祇此，良可惋惜！史烈士堅如，天資明敏，字娟秀，不類其人。

桐館秋間草草書，澤公得法亦如如。
• 伍唐蕭鄧功名掩，難得陳楊並
廖朱。

湘勤古先生，少習曹娥，晚師吳郡，亦學史晨，規行短步。澤如鄧公不諱，少時失學，晚年專學其本家石如篆隸行草，甚得其解。秩庸伍公，書極沉實，子梯雲，亦能書。佛成蕭公，詩書畫不學而能，且通梵文，人少知之。少川唐公，在李合肥幕久，故作字頗似山谷。仲元鄧公從軍久，三十後極力學書，亦有成就。陳少白、楊公鶴齡，書均有法度，至仲凱廖公，執信朱公，學有根柢，天資聰敏，於學無所不窺，朱公寫吳郡，猶是家學淵源，早歲馨逸。

北碑南帖日紛紜，萬木森森欲薄雲。
簡岸亦多詩弟子，繙經紬史兩
途分。

萬木讀書兩草堂，清李之傑，以及卓如、燕蓀、晦問，亦卓爾不羣。

黑鬚畫虎氣如虹，一戰名成一代雄。
海日嶺雲心事苦，獨將知己屬黃公。

劉永福淵亭，真民族英雄也。寫虎獨工。邱仲閔仙根割台之役，心事獨苦，黃公度稱爲其一生知己，詩稱雄健，書並蘇黃，餘事相同，氣類可知已。

榜書尋丈見迎陽，得似榴花勢更蒼。
濠鏡海門存史蹟，獨憐片石閼滄桑。

中山南門月山下，有石高十餘丈，大五丈許，傳成化間巡海都督張通，以戟鉤「迎陽」二大字，字亦尋丈，氣勢雄厚，宋末，東莞義士熊將軍飛興兵勤王，戰死榴花塔銀塘山上，有石鐫「榴花銀塘」四字，字丈許，縣誌載爲熊飛書，且評有亂而復整語；虎門島有石舊刻「對我來」三大字，今不見，匡山奇石鐫「宋張宏範滅宋於此」八字，海鏡榜書，在澳門媽閣廟，傳翁山書。

涌芬述德愧名家，奕葉芸香倘未涯。
幸是祖庭良楫在，不將一筆入浮華。

吾家自惺齋公蒼城響後，勉村劍山菊水伯廉公，俱能書，且書必宗晉唐，隸法猶以孔

廟諸刻爲法。先嚴達廬府君，少年仍師祖法，晚年自號行素。獨愛懷素，書啓往來，人多苦之，余承庭訓，漸能點畫，自惟姿鈍，久習無成。先勺園論詩書云：「邇賢競僞體，姿媚趁流俗。神通貴瘦硬心，正必端肅，意會手不隨，庶幾遠甜熟」。視庭良楷，不敢違也。

三沐三薰拜古魂，微微心事可重溫。
眼中又見塵沙劫，一字將成夢一痕。

廿年掇拾意將闌，况有煩憂不可刪。
敢與諸賢論絕藝，書風留取會家山。

詞錄

滿江紅

賜洛陽周公廟

賀衷寒

制作征誅，一生裏憂勤不歇。欣名世風高吐握，羣懷偉烈。文憲
惜殘秦代火，光輝清耀周時月。訪遺規今尙幾多存，最心切。
借亡恨，與民雪。蕭牆禍，至親滅。秉大公大義，斯無虧缺。盛
德長縈先聖夢，崇祠允享千秋血。欲追蹤低首託神麻，祈靈闕！

浪淘沙

山中秋感寄樂蜀諸舊友

王去病

天闊雁聲寒，愁滿雲端，銜將秋信到人間，暮草金城休問訊，半
是凋殘。一一報長安，菊事艱難。高懷詎必託幽閑，冷落江
湖行不得，來伴青山。

風葉又堆廊，無奈秋光。託辭宋玉總淒涼，彈指歡悰無處覓，不要思量。雲自沒行藏，費甚平章？林泉容我日徜徉。醉把茱萸還細看，一種閒忙。

消息各艱難，蜀道秦關，西風又簸戰旗寒，一種秋聲聽不得，吹動江山。天上跳雙丸，催換人間。祇今華髮話朱顏。爲惜黃花容易老，仔細來看。

籬外遠林明，露秀含英，黛娥無改舊時情，莫道青山能不老，也夠心驚。草木漫疑兵，試聽聲聲。不堪往事更星星，握甌難羣詩酒裏，肯再沽名。

秋色滿山中，亂葉西風，綠蕪凋盡陌頭空。一片悲涼殘照外，但有鳴蛩。香記舊曾逢，悽悄芙蓉。物華幾度換天工，波落寒

塘清鏡裏，掠過飛鴻。

玉匣閉哀絃，心事誰傳，數行衰柳噪寒蟬。比似去年聲又苦，何況前年？
殘照掛林邊，縹緲雲烟，紅蕉庭院艷秋天，却喜薔薇吹盡後，黃菊依然。

臨江仙

山居寫懷

蝸角蠅頭功利事，幾人費盡心機。風顛塵簸果何爲，一身泥滓外，添個是和非。
雲氣漫空香徑濕，賞心且到東籬，青山還笑我歸遲，祇今風雨裏，來把菊花枝。

前調

秋趣

細雨零風停又續，蛩聲雁影相隨，何人羸馬載愁歸，蓮房都散盡，梧葉又紛飛。
搖落變衰憐草木，一番宋玉新詞，算他不

是爲秋悲

片玉詞：算宋玉未必爲秋悲

寂寥吟九辯，風緊鳳安棲。

憶舊遊

讀大隱廬詩草

記華林門韻，風詠尋詩，玄武湖邊。問訊秦淮水，歎雪霜侵後，鶴唳寥天。故人別來無恙，蜀道著先鞭。甚揚子江空，洞庭波冷，一片秋烟。

吟邊。誦庾賦，有八斗才華，溟渤千川。字字推敲穩，怪西風吹老，詩鬢皤然。獨抱清商自唱，切切動哀絃。漫倚遍闌干，斜陽影裏無杜鵑。

憶舊遊

警寤和阿植

朱守一

又荷枯柳敗，樹老煙殘，涼露瀟瀟。舊事春婆夢，記曾遮缺月，愛妬流萍。洞庭怨客惆悵，寒暖不堪經。算古北斜陽，江南疎雨，兩淚先零。

蘭成。縱羈繫，恥似水繁華，如泡敷榮。嫋

西風裏，向紅樓金井，閒聽秋聲。倦懷漫寫幽怨，叢桂却芳馨。問鳴咽鳴蟬，明年甚處哀廢陵。

滿庭芳

續二殿山

石路崎嶇，雁程寥落，孤峯髣髴南來。懸車束馬，征客此徘徊。聞道一峨天險，五丁力到此難開。春雨後，新泥漬水，足滑不能抬。山山，看不盡，層巒翠擁，絕巘雲堆。算林泉有志，鹿豕無猜，漫把題橋心意，笑蘇秦履敝空回。平生事。飄雲夢幻，何處染塵埃。

解連環

次犀浦信強鄰老人坐贈韻

水雲何極，望平曠新綠，漸生晴色。縱杜宇啼過端陽，有五錢賸。糝，紺囊殘墨。桐玉禁愁，莫空靜當時陳迹。向天南地北，惆悵

倦游，黯然家國。
笛聲漫分恨抑。算哀絃怨柱，悲喜難入。
便古陌還見鬢香，怕朱檻迎秋，晚花寒碧。託靈賓鴻，又垂柳留
春無力。舊衾濕，幾翻夜雨，淚珠共滴。

憶舊游

步韻和落葉詞並東守一同作

阿植

向斜陽影裏，一片飄然，却帶悽清。點點紅疑淚，伴飛螢斷雁，
同似浮萍。夜來况添顛顛，霜氣幾翻經。縱此際辭枝，明年擁
翠，未算凋零。驚心。更惻悵，漸滿目山川，別換枯榮。冷
月湘波上，歎江潭搖落，愁到蟲聲。漫尋綠陰前度，荒徑尙芳
馨。賸繭足空山，牽蘿補履懷杜陵。

滿江紅

抗戰建國兩週年紀念日四疊舊和王昭儀詞韻

許伯勳

兩載胡塵，幾催換輿圖顏色。空惆悵，收京夢阻，舊時仙闕。漢

幟待標鷄塞外，捷書苦盼丹泉側。甚連宵鷓鴣攪人來，鶉啼歇。
夔巫路，風雲滅。茅屋破，將誰說。送一江東去，落紅如
血。眼底國殤紛涕淚，軒開場圃何年月？算而今，天上似人間，
金波缺。

，惜紅衣

有以杜鵑應選重慶市花者借白石老仙韻賦之

曉夢啼雲，歸魂怨月，睽春猶力。碎染千山，萋弘血花碧。殘寒
病酒，應識我江關詞客。孤寂。遙夜墜紅，咽癡禽聲息。
綠
萋草陌。款款穠情，回風忍狼藉。津橋惹恨，舊國，黯南北。料
得雨餘煙外，難問斷腸經歷。只淚珠盈把，珍重後時顏色。

水龍吟

和黎季裝楊鐵夫賁詞博落葉詞原韻

胡伯孝

洞庭嫋嫋秋風，君山吹下愁多少。客懷如夢，夕陽如血，商飆如

掃。搖落衆芳，飄零大樹，都隨秋草。嘆井梧夜警，江楓曉發，徒蕭瑟，供憑吊。
莫唱哀蟬古調。念家山夢醒魂繞。打帽歸人，何時寫入一顛殘照。問訊窗梅，天心可許，幹回春到。最低徊，楚三章，總算是無知好。

中興樂

讀盧騷野中興鼓吹

駿芷元

鼓吹中興調幾多，問誰收拾山河？紅螺畔，慷慨試高歌。

醉

餘歌歎斜陽匿，南東北，寇氛侵逼；抬望眼，感如何！

請受長纜勇士多，軍聲掀海奔河；中興樂，待譜凱旋歌。

朝靈淨旄頭匿，看東北，漢威遙逼；齊鼓吹，快如何！

點絳脣

借佩師歸周少等小酌

鄂渚飄萍，者番又向巴渝聚，客情羈緒，一一尊邊叙。

江上

頽波，波外雲煙樹，斜陽暮。故鄉何處？共感歸無路。
莽莽中原，愴懷半已成焦土，霧霾迷處，魑魅婆娑舞。
收京，且待殲胡虜，穿荆楚，大江東去，再把紅螺舉。

且待

浣溪沙

題民誦詩壇奉寄冀野參政

景玲

一卷琳瑯百首詩，羣賢妙句合時宜，迢遙字水滿相思。
峨嵋山下路，共來報國寺前題？追吟總帥誓雄師！

何日

民族詩壇

曲 錄

青衫舊 (套曲)

郭竹書

【北雙調】【新水令】長江從未見西流。駐芳顏，如何能夠。塵蹤三萬里，身世一孤舟。有甚來由。祇剩得，青衫舊。

【駐馬聽】鐵甕金甌。往事已非何處有。紅燈綠酒。少年空說蠶生修。一心愛與古人遊。兩肩化作秋山瘦。誤蒼生，傳不朽。聰明非復兒時候。

【喬牌兒】憶當初，好漫遊。誰曉得，無成就。險風波，幸賴天能佑。幾顛沛，幾抖擻。

【沉醉春風】開胸襟，有幾個，包羅宇宙。論文，有幾個，剪裁錦繡。那知道，白了少年頭。赤了中年手。說什麼，功成名就。只鞭策，憑人喚馬牛。依舊是，年年忍受。

【風入松】我雖然，八十已平頭。未解學干求。得閒時幾度閒窮究。再因循，萬事都休。况復韶光有限，決心要把春留。

【滴滴金】忘不了，長白山前，盧溝橋畔，春申江右。血似海，骨如邱。這民族奇羞。民國深仇。流芳遺臭，何曾一時兒不放在心頭。

【雁兒落】我有志，沙場筆再投。重顯新身手。趁強年，振國魂，發威力，除倭寇。

【得勝令】歲月老驍騮。天地寄蜉蝣。亂離時，道路誰開眼，苦悶

處，詩歌獨放喉。昂頭。異端豈肯遭人誘。展眸。勝利全憑努力求。

【撥棹刺】生與死，一身抽。怨和恩，一筆勾。不管他，妖氣颺。鬼語啾啾。祇憑着，抗戰奇謀。建國新猷。認定是，更生自救。向前猛進，不回頭。

【七弟兄】也知道，壯志難酬。可奈是，豪情未休。一件件記心頭。入故宮，詩詠瀛台柳。泛後湖，棹放建康舟。走窮邊，烽舉呼倫埃。

【梅花酒】從此後，悟沉浮。福命未曾修。亂世何所求。任旁人，笑我一丟丟。但能夠，風雨開時尋酒友。春秋佳日覓詩儔。陋蝸舍，破羊裘。習書畫，事耕疇。醉時高臥醒時謳。擺脫了，憂患

得優游。

【收江南】我文章不望外人收。我生存不向羣官求。我聲名不願史臣留。祇難忘親恩天地厚。雖到說，天涯憔悴有來由。

【餘文】驚心眼底風雲驟。問長安可許千秋。願抽閒獨上酒家樓。約三五友好舉杯同慶壽。

冀野先生勞軍華北學陸赤駒衝敵泗渡來歸

陳樹棠

【中呂醉高歌】幽燕復見官儀，笳鼓激增敵愾。劍開天地齊爭氣，義犬而今赤驥。詩壇有義犬行紀事

新體詩錄

鐵證

盧森

日月星辰

看管着五千多年的神州，

它們的地殼異常地堅厚；

開拓繁殖，

繼承了千萬代的優秀民族，

他們的文明也相當地悠久。

白日發夢的東方海盜

企圖把它踏沉，

黃帝裔孫那甘淪作異族的馬牛？

二

想起在最原始的時代，

新體詩錄

我們祖宗知合羣獵狩野獸，

創造舟車征服蚩尤；

對大自然裏，利用、開發、探求……

漫天洪水引向東流，

難道傳到了我們這一代，

就不能爲存續而奮鬥，

難道傳到了我們這一代應付這場人禍，

堅苦耐勞的魄力就會不鏽，

甘心蒙上這層奇恥污羞？

三

三皇五帝盛世而到東周，

孔丘奠定哲學基礎永垂不朽；

秦越讎仇，當旋風裏共孤舟，

大家相救，都能如左右手，……

八一

秦皇癡殘燒書坑儒，

那知到李唐來有歐蘇韓柳，……

三千童男童女的後人，

不是在做夢，要稱雄霸霸於亞洲。

四

瞧，蒙古的鐵騎，

在元代曾在中原馳溜，

游牧生活鍛鍊的剛強、健碩，

沙漠高原絆不住雄軍的騁躍；

長鞭飛揚直伸進南俄、中歐……

最近兩百年來東北的滿族，

跟蕭吳三桂復頭，

入主中華，政治的頹風，

把錦繡江山吹送如落葉驚秋！

五

澄澈的歷史長流，

只願向前推進，平處輕歌陡地怒吼。

可是混合着腐濁贖質……

到清末像一潭死水鋪蓋上綠油。

那異獸人鯁漁翁垂釣，

一條條的肥魚便吞餌上鉤；

貪心無厭，這把關門閉鑿，

昏昏羅網，哈哈地共慶豐收。

日間捕捉還權以更殘夜漏，

國土啊，已變為洋人釣遊的湖海山丘。

六

這是中華大翻身時候，

四萬萬同胞應有密切攜手；

我們的 總理東西奔走，奮關，

熱血如潮在志士心頭怒吼。

終於推翻專制創立民主機構，

共和旗幟插上武昌城頭；

在那年小陽春的十月，

普天同慶歡聲傳遍了地球。

七

日寇瘋狂我們祇有敵愾同仇，
擁護 總裁爲全國的領袖。

瞧，在今年的雙十前後，

祝捷歡聲到處雄渾彈奏，

想起先烈血洒的武漢、廣州……

而今尙淪陷於敵手，

我們還要在極端困苦中奮進，

營救那虎狼窠裏的正義與自由！

八

只可憐那漢奸、走狗，

在日字的棺材中

舉起酒杯稱觴慶壽，

跟 總理共同革命的同志，

誰料得到有這般無恥下流？

搖搖銅鈴在唱喧嘩叫，

像哈叭狗樣貼身俯首；

牠在已閉的和平門下亂嗅，

偏向投降妥協途中亂走；

滿以爲：阿王在幽燕、阿梁守江寧，牠在灑

江……便是「收復失地」。卑鄙下流，貫徹

敵首相三代的陰謀！

九

試問黃帝裔胄，

誰肯去做異族人的馬牛？

永遠蒙上遺屠奇恥污羞？

誰甘五千年文化毀爲烏有？

中華河嶽變爲倭寇湖海山丘？

我們誓要消滅斷送生命的羣醜！

要伸張正義必先營救自由！

日月星辰是我們最光明的見證，

鐵證抗戰必勝，歡聲重傳遍七洲！

開發西南歌

許公武

同胞同胞，大家興起！約齊你的兄弟親戚朋友，開發西南去！有的是山林，有的是田地。山林田地，天然之利。金銀銅鐵錫，牛羊鷄犬豕，稻粱麥黍稷，松杉柏楠梓，其利無窮，取之不已。可以自食其力，自養其體。無求於人，是真富貴。同胞同胞，大家興起！約齊你的兄弟親戚朋友，開發西南去！莫遲疑，莫遲疑！

抗戰曲辭

擬中華民國國歌自序

民國初年，教育部嘗徵國歌，其時海內名宿，作者衆矣。願皆不登協律，亮爲闕典。今抗戰二載，宜益發揮民族精神，以底康命。竊不自揆，敬擬茲篇，明黨治之義，故揚三民；塞戰爭之源，故標仁覆；加以祝禱，畫有無窮之望焉。庸音足曲，旣竭吾才。大雅君子，尙其匡予。民國廿八年七七抗戰紀念日梅縣古直謹識。

擬中華民國國歌

黃祖始畫疆，神禹跡芒芒。文昭武烈，周漢暨唐，繼繼繩繩五千歲，今以付吾黨。付吾黨，三民齊唱，青天白日紅旗颺。紅旗颺，仁覆天下，凶邪姦惡並銷亡。表亞洲，風泱泱。

審定抗戰曲辭序

匹夫而徵軍樂，或疑其僭，然感憤之際，初不暇計知罪也。以兵塵四蔽，文學遂轉，故應者闕塞，然頗有佳製，輒依揚德建威風敵勳士之義，審定數章。已有所作，亦入錄焉。昔班志載司馬相如等郊祀歌而青陽四章標鄒子樂，今亦別白著之，示不掠美云。民國廿八年「八一三」國立中山大學教授梅南中學校長梅縣古直序。

審定抗戰曲辭五章

擁護領袖第一

梅縣古直辭

微禹誰抑鴻，微管誰一匡。天生蔣公，以爲中國保障。麟介尊神龍，鳥獸宗鳳麟。蟲獸猶知德，何況於生靈。擁護，擁護，左右疏附。擁護，擁護，奔奏禦侮。揚巍巍兮顯翼翼，永爲民兮綽厥福。

抗戰第二

平遠黃純仁辭

蠢爾倭奴，昔爲我哺乳之孫子，今爲我飲血之寇讎。逞爾長蛇封

豕之力，荐食神州，屠殺我伯叔，強暴我諸姑。國仇，家仇，齊
沸涌，上心頭。抗戰，抗戰，義膽忠肝皆百鍊，飛機大砲我何
憚。我何憚，縱橫掃蕩，誓不令爾匹馬還。抗戰，抗戰，長期，
全面。

從軍樂第三

南洋英屬華僑 鍾甯遠辭

從軍樂，大家唱。民族兮至上，國家兮至上。保雙上，功名蓋天
壤。爭先兮恐後，當仁兮不讓。甘心赴國難，執槍膽先壯。膽先
壯，連營千帳，中原在望。從軍樂，大家唱。

鞏固統一第四

南洋荷屬華僑 熊覺辭

大海蕩蕩水所歸，領袖巍巍民所懷。膠投漆，誰能離。統一精神
同鐵圍，關盜回。

還我河山第五

香港華僑方可莊辭

休歎神州至此，且欣天道迴旋。收泣新亭，度兵大覘，捷書日夜
飛傳。總反攻，互長圍。虜命在，破竹間。全民引領，高呼着，
還我河山，還我河山，新數中興年。

謹案：收泣新亭，度兵大覘，爲我民族史上抵抗異族，反攻勝利，最大最著之事蹟。以今日反
政敵人言之，能收泣新亭，則南京復矣；能度兵大覘，則齊魯北平，皆可復矣；兩京復，其餘
殘寇，迎刃而解矣。引古例今，此題中應有之義，幸勿以尋常典故視之也。可莊自註。

民 族 詩 壇 第 四 卷 第 二 輯

每 月 一 輯

本 刊 價 目

零 售 每 冊 四 角

預 定 半 年 二 元

預 定 全 年 四 元

主 編 者 盧 冀 野

印 行 者 獨 立 出 版 社

正 中 書 局 服 務 部

重 慶 中 一 路 二 八 〇 號

中 國 文 化 服 務 社

重 慶 磁 器 街 二 三 三 號

拔 提 書 店

重 慶 武 庫 街 八 十 三 號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九 年 七 月 出 版
中 華 郵 政 認 爲 新 聞 紙 類

重 慶 上 清 寺 陶 器 院 李 望 轉 通 信 處

本 稿 審 查 證 號 字 第 一 九 四 九 號